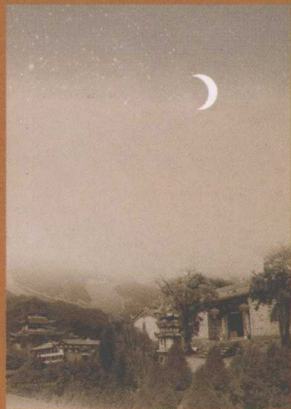


多年之后，我自己就变成了一座村庄，
为你，腾空十几栋房子，腾空几十年的岁月。

散文中国^叁



大地上的九座村庄

杨献平 主编

陈守湖/巫味飘荡的土地

李存刚/溪头沟

李天斌/在农历的天空下

李新立/村庄地理及岁月影像

东湖/消失的古雷水

陈瑶/失落的村庄

方健荣/在敦煌

青年河/一个人的几种历史

杨献平/南太行乡村世界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叁

杨献平

陈守湖

李存刚

李天斌

李新立

东湖

陈瑶

方健荣

青年河

献平 主编

大地上的九座村庄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中国.3,大地上的九座村庄 / 杨献平主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7-201-06472-7

I. ①散… II. ①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691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字数:400 千字

定 价:39.00 元

序

大地是我们的最初和最终

杨献平

我们为什么出生在这里？又为什么生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生地与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出生及生活的地方又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自己又是处于怎样的状态？——大地是我们的开始，也是我们的最终，在享受或体验的过程当中，“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她）和另一个他（她），肯定都是宝贵的、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大地上同行却可能永不谋面，也可能擦肩而过，此后终生不复再见。每一个人的禀性、信仰与处世态度都与自己的出生地、自己成长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

青年河（孙光新）对自己出生和至今生活的山东惠民县城作了提纲挈领、针对“要害”的发现和书写。从青年河这些文字当中，我个人得到的惊喜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写作是淡定的。我在几年前看到他的作品，就认定这是一种“宁静致远”、“从容不迫”、“排斥功利”和“绵里藏针”的写作，就认定他的写作是富有潜力和提示意义的。再几年，打开他具有鲜明特点的文章，不看署名，也知道文字的作者是哪一个。二是青年河的散文写作体现了一种平民知识分子的风度与良知。在我看来，这种用文字建立起来的“风度”，是基于个人才智与身边物象的“独立判断”和“丰裕展现”。三是青年河的写作往往格物及心，有着强烈的悟道意味。如他的《心灵史》，历数乡贤，勾其肖像，说其事迹，述其品质，是对自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在先辈及乡贤的故事陈迹当中，梳理内在的那个“我”。

老湖（陈守湖）是一个心怀美德，并在现实生活当中彰显美德的人，他可能是隐忍的，也可能是天性所致。数年前，老湖就以系列文章《老家植物志》为人所称道（《草木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在那些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些不事张扬，在天地之间卑微而又自在的生命景观，有着强烈的民间气息和纯正的精神韵律。这一次，老湖依旧写的是自己所熟悉的那片地域——贵州天柱县——地妹——一个侗族人聚居地，当然也是作者出生地。相对于汉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共通性，侗族可能有着自己的信仰及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方法。陈守湖对村庄“地妹”的倾情书写，本质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的一种推广和张扬。老湖是一个十足的自然主义者，对事物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尊重，以同等甚至同类之心，去揣度和发现它们的生活和秘密，从各种角度，呈现大地之物及性灵生存的某种状态和变化。王国维在评纳兰容若词时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把这句话赠与陈守湖，是恰当的。

几年前,李存刚就开始了他的医生、医事作品,我将之称为“职业写作”,并一直以为,这是大有前途的,像政府机关可以勘破诸多高层玄机一样,医生距离人性最近,也距离生与死最近,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诸多面目雷同而表现不一的生命形状。存刚先生对此深有体悟,在文字当中表现了许多我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生命景象。存刚兄在这本书中的文字,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他打量往事和风物的视角是平和的,观察和书写人事“融物入心”。在稳扎稳打的叙述当中,呈现的是一个人对大地的用心摩挲与热爱之情。他写自己及亲人,还有身边的人事,不面面俱到,但追求特征鲜明,并且力图从那些蛛丝马迹与片段场景中找出某些命运的轨迹,在如水岁月中捕捉到了时光的波光水影。他笔下的故乡风物,都与个人生命历程及内心体验紧密相关,它们在时光的河流载沉载浮,而人却渐行渐远。这种物我失之交臂的况味,显然包含了更多的隐喻与注解。

李天斌是黎族人,有着一股子不竭的激情,文字有着一种强烈的冲突与崛起力量。天斌是神速的,尽管那时候他可能激情迸发,而使得文字稍有疏忽。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天斌一定会走出来——文字是最好的证明。在本书中,天斌写的是自己的出生地——贵州关岭县的一个村庄。阅读的时候,似乎能够感受得到天斌为自己的出生地及某个地域立传的雄心。他从农历的角度观察农事,用“我”的真实体验,对自己的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发现和书写。比如他写神秘的罗氏后裔,写“像一种天籁”的布谷鸟,写母亲对庄稼的深深依赖,写村庄的谚语、“泥土上的春天”(农历节气)、神灵、时间在大地的某处的痕迹和村庄简历(简史),都用一种独特角度,或者说中国的角度,立春、谷雨、白露、霜降等等节气,其本身就是中国岁月的年轮齿痕,那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相伴生活的事物与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与作家自身有着深刻的关系。

李新立是甘肃静宁人,那里有着极其鲜明的文化源流、地域风情。新立作文很勤奋,有股陇地人的倔强与韧性,不妥协的精神和内在的“狡黠”。新立的文字有时候给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他书写,把所有的都给你拿出来,让人在阅读当中,自己去判断和理解,他从不强加于人,总是以那种不紧不慢的方式,去书写周围的一切。这一次,新立所展现的,还是他的静宁大地。这组文字整体上是质朴的、雅致的和自由的。读起来像是站在夕阳下历数家事、村事的倾诉者。一事一物,一点一滴,不慌不忙,细细道来,有家常话的亲切,也有诗歌的韵味。他写官院、长路咀、漫花儿的村庄、村庄的年轻人和衰老、葬礼等等,真实展现了一方地域人群的喜怒哀乐。在这些文字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李新立本人的,他将整个地域纳入自己的血脉,为那片地域注入了异于他人的“魂魄”,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这一次,东湖带来的是他位于安徽安庆——古雷水退出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当中的村庄,名字叫湖东。至此,我才知道了东湖笔名的由来,李俊平——东湖——湖东,像是一个暗示,将自己与地域——出生的村庄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字书写当中,东湖只说自己知道的、懂得的,以及与自己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人、事、

物及循环不停的变迁(消失与诞生)。东湖是真诚的,他对周围事物有着强烈的关切之心,并身体力行做着一些暖人暖己的事情,比如对亲人、对邻里命运的关切,对周身事物的细心呵护与温和关照,都体现了一种由此及彼的思想素质与万物同心的平等态度。除此之外,东湖总是能够很敏锐地观察和捕捉,时常于日常所见与琐事当中找到某一些人习以为常但却深含意味的东西,把微妙的琐碎的用文字作出准确、客观、细致甚至特别的陈述,把强大的糅合成易于传达和接受的具体之物,显示了作家极强的“颖悟”与“化解”能力。

陈瑶散文有沈从文之风。她的诗意可能与生俱来,呈现在文字间,极其细致,且有着一种弥漫的气息和妖娆意味。在表述方式上,陈瑶似乎更注重内心乃至个性的阐发与抵达,使得笔下的物事只能是一种心灵基点上的映衬和激发,她总是能把那些看似分散的思绪和物事,用巧妙的迂回方式,很好地“统”在一起,并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由此,我觉得,陈瑶的散文是有个性的,也是有独立意识的。她在本书中的一组作品,写的也是自己的出生地,具体位置是“湘江边上的一座小镇”。文章起始,陈瑶就用一种柔韧的诗性语言,以及层次分明的表述方式,将阅读者引入到一种“闲庭信步”式的从容状态之中。但是,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陈瑶散文追求诗意、体现诗性,但又对诗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距离,从而使自己的散文语言,既自由散漫又恰到好处。优雅的语速当中,既有情感的浸淫,又有实物的佐证;既能出乎于心,又能见物显性,意象纷纷却又瓷实沉静。

身居敦煌的方健荣早先以诗歌闻名,笔下物象和“心思”从没游离过“敦煌”及其气质内蕴。对方健荣而言,敦煌不仅仅是自己肉体的降生之地和生存场所,更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皈依。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方健荣总是能够从敦煌或者敦煌本土找到最佳情感突破口和思想阐述平台,自觉地将敦煌当做了自己的一种由始至终的精神图腾,乃至不弃不离的肉身与灵魂翔升与安妥之地。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情感,使得方健荣敦煌散文题材的写作充盈着一种饱满的精神活力,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依恋、博爱与宽容的品性和气质。尤其是他的《早晨药香》、《湖上时光》和《散步人》,自然而又充满对生命个体乃至自然物事的审视和思考、默诵与冥想。以至于他的散文及诗歌,无一例外地都含纳和张扬了敦煌——即使散步、工作、思想,甚至睡眠之间,也富有浓郁的敦煌色彩、敦煌品质和敦煌精神。由此,可以说,方健荣的散文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要求,是心灵和精神在敦煌之上的自由释放,是个人情感在敦煌这一文化符号上的温情扩张。

最后,说说我自己。对于南太行,我写过无数次,有时候同一题材反复写。有人说这是在重复自己,我也承认,但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出生地于我来说时时都是崭新的和陌生的。我出生后在那里的生活,基本上已经沉浸到骨血当中了,形成了极其顽固、无法剔除的烙印。我之所以反复写,是企图接近,更接近一些,是想把那片地域和人群、人性本质看透,并用文字,为她树立多个参照点。以前,我觉得出生地是一个永恒存在,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那样,再多年多代人之后,还能看到。可

是，仓促而迷离的世事已经使我改变了这种看法。人也好，物也好，灵魂也好，肉体也罢，“眼见”已经非常不可靠。为此，我从多个方面对南太行——包括具体村庄和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分析、言说演说和呈现。

应当说，这些作品与我和朋友们主张的原生态散文写作理念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需要重申的是，原生态散文之“贴近大地”不是一味下沉，在泥土和灰尘当中自我掩埋，而是要基于大地、立在大地上；所谓“众生关怀”是一种方向，也是一种品质；只是关心“我”，用各种方式“超度”自我。我们要的是对每个人、每个自然存在的尊重与理解，怜爱和同情。关于“从现实出发”和“时代特质”，绝不是排斥和杜绝想象，也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挪用”与急就章式的“拿来”，而是要从现实出发，从自我出发，以不拘一格的方式，有所创造地进行散文革新，丰富散文的风度和品质。

然而，在经济效益第一的当下，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这些书籍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及绍东兄弟的帮助。在文学日趋利益化、圈子化、市场化、人情化、盲目化的境遇下，一些优秀的写作者往往寂寞无名，如果由此使得他们站得更高，走得更“漂亮”，正是我们求之不得和倍感欣慰的。再回到文章开头……那些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答案，虽然难以言说。它们如影随形，在内心，在灵魂，在肉体，也在这浩荡世事——天地人心中。因为，大地是我们的最初，也是我们的最终。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额济纳

目录

序 大地是我们的最初和最终/杨献平 1

陈守湖：巫味飘荡的土地 1

巫味飘荡的土地 3

过去的匠人 10

正月里来 16

赶牛市 23

本草杂识 27

地名录 32

李存刚：溪头沟 37

注定的行程 39

门前三株茶 43

垭口上 48

溪水静静流 50

石榴花季 53

八月还乡 56

记忆里的狗 60

两只鸟儿 63

草药生活 65

想念二寸 72

李天斌：在农历的天空下 77

在农历的天空下 79

泥土上的春天 83

一个村庄的简历 88

泥土的一生 93

乡村物事 96

乡村俗语 101

时间的旧址 105

最后的事情 108

李新立：村庄地理及岁月影像 113

村庄地理 115

歌唱的村庄 120

村庄：非物质构成 125

梦：与村庄有关 131

鸟雀们 136

影像 138

东湖：消失的古雷水 145

纸上雷池 147

村庄里的父母 152

时光的划痕 156

村庄往事 162

后院 169

收税笔记 172

陈瑶：失落的村庄 181

拾起散落的碎片 183

温暖的雪 187

天亮了 190

雨停了 193

关于外婆的一些记忆 196

四层楼 210

江水清清 215

方健荣：在敦煌 217

湖上时光 219

在敦煌 225

鸣沙山·月牙泉之梦 236

青年河：一个人的几种历史 249

家族史 251

心灵史 262

观察史 266

流浪史 276

杨献平：南太行乡村世界 283

四个故事及其意义解剖析 285

所谓“南太行” 288

莲花谷及其特点——文化信仰、人际关系、生态环境、财产观 291

生存态度或俗世哲学——以暴发户、一般人家、光棍群体为例 294

莲花谷自然村之一：北河沿 297

莲花谷自然村之二：塙顶山 300

莲花谷自然村之三：羯羊圈 302

莲花谷自然村之四：奶头山 304

莲花谷自然村之五：西岔 306

莲花谷自然村之六：南窑、北窑 308

莲花谷自然村之七：石碾子、柳树湾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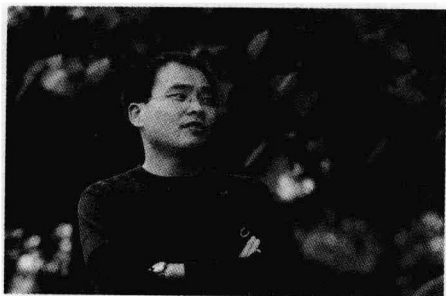
我在莲花谷的大致经历及个人影响 314



壹

巫味飘荡的土地





【作者简介】

陈守湖，侗族，生于1972年，原籍贵州天柱，现居贵阳市，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贵州日报报业集团，《贵州都市报》主任编辑、专栏评论员。其作品曾发表于《美文》、《散文》、《散文（海外版）》、《山花》、《民族文学》、《作品》等刊，入选《原生态散文十三家》等选本。出版有个人散文集《草木书》（200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写在前面】

这个叫地妹的村庄，坐落于云贵高原苗岭余脉的延伸带，是湘黔边境无数个普通村落中的一个。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接壤。村庄人口仅二百余人，全部为侗族。

我是这样来理解散文的——散文是从书写者的身体里流出来的，它是带着这个人的体温、呼吸和气味的。它是偏执地戴着“有色眼镜”来写人叙事抒情的，它只以一个人的视角来打量这个世界，只以这一个人的触觉来感知这个世界，并且只以一个人的腔调来说出这个世界。散文的确需要一定的文体自觉，但更重要的还是写作者的个人心性。黄钟大吕，风卷沙鸣，是散文的气质。清箫幽笛，雨叩竹喧，同样是散文的境界。读散文，我期待找到人生的共鸣。写散文，我也同样期待与读者有心灵的融契。

散文无非就是对生活的私性烹调，生活有百味，散文亦有百味。散文的题材上，我更多地选择了乡村，选择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乡村。乡村之于我，就是我一个人的宗教，它一生都在左右着我认知世界的方式。它或许是固执的，或许是落伍的，甚至是自怨自艾的，但它对于我而言，是真性情的，是我一个人的人生况味。

【目录】

- 巫味飘荡的土地
落邪家
唱七姐
招魂竹
- 过去的匠人
制匠
喷呐匠
补碗匠
- 正月里来
守田坎
当官亲
正月贼
山头歌
- 赶牛市
- 本草杂识
徐长卿
一包针
七叶一枝花
虎杖
杠板归
仙鹤草
- 地名录
高龙坡
枫木树
铁厂坡



巫味飘荡的土地

1. 落邪家

湘黔边地都是山连山岭连岭的。这些山山岭岭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洞，洞深溪幽，人迹罕至。这里的民谚说：莫欺山，莫欺洞，哪怕要钻刺笼笼。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山有山神，洞有洞灵，经过这些地方要收敛自己。

在那些因为不尊不忌而惹出祸端的传说中，留给我童年的印象是，山神要大山才有，而且是茂林密丛、遮天蔽日那种山。岑转坡，戊甸，冲梅纳，婆罗索，盖阳放马，塘梁河，像这些山，是地妹寨的人们所禁忌的。但山神在传说中是个大度的神，从来没有听说过孩子得罪山神的。得罪山神的只是那些莽撞的猎人，或是那些鲁莽的伐木者。山神对这些无礼猎人的惩罚，无非是火枪打不中近在咫尺的猎物，让野猪野羊从他们的视线里从容地绝尘而去。而对伐木者的惩罚呢，最轻的是让他们手足无力，重者就是被斧、锯伤到自己。但洞灵却不一样，他会摄了人的魂灵而去，寄放在洞里。湘黔边境一带将其称为“落邪家”。我不太理解这个巫味十足的称谓。大约可以理解为灵魂中了邪吧。之所以用“落”，是因为大多发生在有洞的地方。

从大湘西的地理概念上来说，地妹这个侗寨也是可以归入湘西的，亦有许多的风俗与湘西类同。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凤凰就有“落洞”这样的神秘文化。落洞者肯定是女性，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明眸善睐、性情纯和、聪颖美丽。从文先生说，湘西女性，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多岁，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静好、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而死。在湘西传说中，被洞神看中的女子，更爱贞洁，尤爱独处，神情恍惚，自言自语，最后一天天枯萎死去。不知道地妹这一带的“落邪家”与这“落洞”有没有文化上的互相影响。“落邪家”是无论男女老少的，它更近似于“落魄”这样的说法。但“落邪家”的年轻女子的情状，却又与从文先生说到的湘西落洞差不离。

落邪家的人往往神思恍然，刚开始家里人不以为意，但一日日地，这人言语逐渐奇怪起来，说的话莫名其妙，没有人能理会这可怜人的意思。往往是寨邻首先发现的，就对那家主事的人说，你家××怕是落了邪家哦，要不要去请个师父来。家里人才醒悟过来，哦，是的是的，我说嘛，这些天来咋这样子怪。小叔公是落过邪家的，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了。爷爷说，那时候的年轻人爱玩山（侗族地区年轻男女

交往的一种方式，因在野外山坡地相聚，故称玩山），结果落了邪家。家里请来了湖南的法师“打邪家”，最后在一个叫大河边的地方，找到了他落邪家的地方。法力高强的法师拯救了小叔公。

地妹寨的人落邪家的，我没有亲见过。但我却在少年时见证了外地人在地妹落邪家。那年我十三岁，已经上初中。正逢暑假，我正在木楼上午睡，突然被“咚咚锵”的鼓锣声吵醒。我起床推开木窗，看到村前的马路上，长长的一队人，挑着担子，扛着法幡，敲着鼓、锣、钹。爷爷说，这些是湖南来“打邪家”的人。

打邪家的人穿过田野，向着冲梅纳那个山湾里去，法师着红黄色法袍，走在头前。爷爷说，小孩不要去看人家打邪家呵。不过那个时候，我早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离家住校，自己洗衣服被子，自己照顾自己，这不是大人做的事么。我还是悄悄地跟去看了。

冲梅纳在那时是一个比较幽深的山湾。那里有几处洞穴，向来有洞鬼出没的传说。地妹的孩子们过那洞前都是小心翼翼的。我曾经在散文《吉祥草》中写到这些洞穴——“冲梅纳那个山湾里吉祥草特别茂盛，只是那个地方，少年时总是让我们有点惴惴然。那里有一个山洞，虽然被藤萝遮住了洞口，但经过那里，还是免不了阵阵发憊。在老家的传说里，这洞里藏着一些喜欢捉弄人的女妖。关于这些女妖的故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她们清明节送菜团子。清明祭祀时心里没有默默地念记她们，她们就变成漂亮的女人，跑到村子里借竹筛，称是做清明粑，还竹筛时热情地拿来许多的粑。她们走后，那清明粑一拿上手就成了石头，甚至成了牛粪。老人们说，解放军进驻地妹的1949年冬天，战士们炸封了这个妖洞，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不过下雨天，经过洞外，体虚的人会听得到她们的哭声，会落魂的。”

落邪家的是晃县一个寨子上的年轻女子，据说她是走亲戚经过地妹这里落的邪家。我心里就极疑惑，那地妹寨的人，还有那么多去晃县、贡溪、扶罗、新寨、凉伞赶场的人都要过地妹寨啊，咋没听说过落邪家？和我同龄的老来神秘地告诉我，落邪家的人是心里中了邪才会的，又不是每一个都会落。不管它可信不可信，反正那个夏日午后，我目睹了这仪式繁琐的“打邪家”。

法师在洞前念念有词，手中一把木剑不时舞动，像是要与洞灵决一死战，又像是软硬兼施的一场谈判。洞前的草地上，摆满了各种供品，有已经煮熟的猪首，有刚刚宰杀的还淌着血的雄鸡，有用梗米做好的糙米粑……这是献给洞灵的。但法师又一边念着他的咒语，在洞前忘我地手舞足蹈。或面目狰狞，或气色平和，或涨红着脸，或屏神静气，他复杂多变的表情，预示着“打邪家”的艰难。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替他着急。他们来的时候是正午，法师顶着烈日，一直念着跳着到黄昏，弄得满头大汗。到他歇下来时，我们也不知道这“打邪家”的结果如何。爷爷说，他们回到家就会知道了。这个落邪家的女子所在的寨子离地妹有数十公里，后来家族里有个姑姑嫁到了那个寨子。有一年春节她回娘家拜年，我问姑姑，那个落邪家的人



好了吗？姑姑说，好的啊，人家都嫁到芷江去了喽。

我一直对这神秘的落邪家充满着好奇。姑父家有一个长辈是打邪家的法师，在湘黔边境这一带很有名气，他念咒语像是在唱歌。我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想给他做一个民俗访问，将他的讲述用录音机记录下来，写一本关于湘黔边地侗家神秘文化的书。但我刚动这个念头，那个春节回到老家，就听说老人已经在腊月里离开人世了。

2. 唱七姐

少年时候的正月间，我最喜欢随姑姑她们去听“唱七姐”了。我对这个活动极其着迷。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力惊人，她们头夜唱的，我第二天早上还能在作业本上将歌词记下来。她们也喜欢我跟着，忘词了我可以提醒她们。

地妹寨的唱七姐活动一般在正月初四到正月十三举行。在地妹侗家年俗里，“年有三天”，就是初一到初三，这几天一般是不走亲戚的，走动的只有亲兄弟。而正月十四是地妹人家的“正月半”，过了正月十四这个春节就算是完了，得张罗地里的“阳春”（侗族人称庄稼为阳春）了，该种洋芋了，刚过了一冬的小麦要追肥，被雪凌压了的油菜也是要操心的。

唱七姐是在一栋旧木楼里举行的，那里是20世纪50年代地妹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办公地，故而村里人称这个地点为社管会。这个地妹寨最大的公共建筑，除了平时村里的老人们议事，就是年轻人聚会娱乐的地方。唱七姐，是那个时候最隆重的村寨娱乐之一。

唱七姐当然是村子里年轻姑娘的事情，她们是这个活动的主角。唱七姐是晚上进行的。白昼里，这些姐妹就在打扮自己了，衣服肯定是要穿最新的了，头发也要扎个最好看的，正月间的晚上还是寒意逼人的，穿自己刚刚做好的新棉鞋吧，以免冻僵了脚。饭当然是要少吃的，正月里家家有好吃的东西，但今天要忌下嘴，老人常说“饱吹饿唱”嘛，吃太饱了，歌就唱不出来了。

唱七姐的那个大大的厅堂早已被年轻的男子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中间摆了一张靠椅，这是扮七姐的姑娘坐的。两侧摆满了小木凳子，那都是女伴们坐的，得先紧着姑娘们坐，有空位子才轮得到男人们坐。入夜，厅堂中间，生了一盆旺旺的炭火，就等着“七姐”们来了。

扮七姐的是年轻的未婚姑娘。元姑那时候经常扮七姐。可奇怪的是，她平时里都是极少唱山歌的。去贡溪赶场回来，经过凉亭坡那个地方，常有年轻的男子拦在那里唱山歌“讨带子”（北部侗族地区风俗，年轻男子唱情歌向自己追求的女子讨要信物，一般是手帕、鞋垫等，如能要到，即表明女子对男方有意），我跟着姑姑们去赶场回来经常碰到。元姑是极少开腔唱歌的，她似乎是极为腼腆的女子。可她却经常被推为扮七姐的人。开始她总是害羞地推。就有人说，元啊，七姐来了就会唱



了的，坐上去吧。姐妹们一把就将元姑推到中间的座椅上。

先要点灯草。灯草是秋老虎的天气里就备下的。选的是长势良好的灯芯草来剥的，晒得又干又燥。年前的冬阳里，又翻晒了几回。七姐的座椅前边，是一张方桌，方桌上有三个杯子。桌下是一个香炉。香炉前是七个灯盏，里面盛满了青油。浸了油的灯草，在哗哗啦啦地燃着。开始唱七姐，先得村里的老人来点燃三炷香。三姑姑告诉我，这是向七姐的来路上拦路的那些神鬼打招呼。啊？我好奇得瞪大了眼睛。

这个仪式结束后，就开始请七姐了。坐在座椅上的元姑闭上双眼，她的双手搭在膝上，头上盖了一张家机布的头巾，遮至眉心位置。有人上前斟满了三杯清茶。唱七姐就开始了。开始多半是声音最脆的三姑姑领唱，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讲话都像是唱歌，她从不背歌词，出口成歌。三姑姑站起来，几个女伴也站起来，她们是给三姑姑和声的。三姑姑清了一下嗓子，一年一度的“唱七姐”开场了——

正月正，请你七姐下凡尘。

正月正，请你下凡看龙灯。

.....

三姑姑清脆的歌声在社管会的木楼里回荡，地妹这个小村子更安静了，整个村子仿佛在静候七姐下凡来。木楼的厅堂里，只有三姑姑的歌声，她的歌声真的很动听啊，比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歌好听多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小小的心上抚过，有一种轻轻的颤动在我的身体里。她的歌好长好长，屋子里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当她的歌声突然停下来时，只听得到灯草燃烧的声音，哗哗，哗哗，这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真静。

我悄悄看了看元姑，她还是闭着双眼，无动于衷。当然，唱一首歌，是请不来七姐的。又有姑娘接着唱，有点儿催促的意味——七姐要来快快来，莫在阴山背后捱。阴山背后雪凌大，打湿七姐绣花鞋。接下来就是大伙接着唱了，前一个人刚放下嗓子，后一个人就接上，她唱的是七姐路上要经过的凡间与仙界的桥——桥上一簋葱，七姐来得雄；桥上一簋菜，七姐来得快；桥上一簋草，七姐来得好。接下来又是三姑姑领唱长歌献给七姐了——

一块柴，两块柴，拿送七姐架桥来；

一块瓦，两块瓦，拿送七姐贴脚马；

一杯油，两杯油，拿送七姐梳油头。

一杯茶，两杯茶，拿送七姐香香牙；

一杯水，两杯水，拿送七姐把脚洗；

一把梳，两把梳，拿送七姐梳凤头。



左手梳个盘龙髻，右手梳个凤回头。
天门土地拦不住，快快打马一路来；
当门土地拦不住，手拿钱财买路来。

这个时候，一曲又一曲的七姐歌已经唱了许多了。献上了苦茶，重换了灯油。元姑的双膝在颤动。这个时候就说明七姐来了，她要借元姑来与大家对歌了。姑娘们就唱——开光了，天地开光这个亮堂堂，天地开光亮堂堂，邀姐去看桥洛阳。如果来的是七姐，她就会接唱——正月间来下九天，董郎一别好多年；天上人间相思苦，哪如凡间常团圆。如果元姑不唱，就有可能不是七姐，而是大姐来了。在湘黔边地的传说中，大姐是个哑巴。见元姑久不做声，这个时候就有人唱——正月正，正月七姐下凡尘；问你姐，你是七姐哪一人？如果还是不做声，就会有人接着问——既然七姐下凡尘，为何问你不做声？莫非你是傻大姐，快回天上换一人。如果还是不做声，就肯定是大姐了。这就意味着又要重新请一遍七姐了。在我的记忆里，我参加的唱七姐活动，都是元姑扮的七姐，只有一回请来的是傻大姐。

元姑开声唱歌后，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唱的歌多半是在问当年的年景如何——七姐七姐问一声，问你今年好年成。水稻扬花打雨不，谷子进仓几多斤。“七姐”就会唱着歌回答今年的收成如何，是不是风调雨顺。还有的歌是问当年村里人健康病痛的一——七姐七姐问一声，问你今年的灾生……这种问答的歌，像是在聊天一样，有时候还会有笑声。当了七姐的元姑，歌像是唱不完一样，这么多人唱歌盘她，她都能对答如流。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是那个在凉亭坡上怯生生地唱情歌的元姑吗？午夜过后，人们的歌唱得也差不多了。就要请七姐回到天上去了一——七姐七姐下凡间，天上人间几重天。奉送七姐回转去，今日别去约来年。有人递上一杯清茶，元姑喝后慢慢地醒了。她向众人微笑，像平日里那样的腼腆。

元姑扮七姐唱的歌太多太多了，少年时候我认为唱得最好的就是这首——人间天庭不一般，云绕深宫年复年；谁知神仙都寂寞，只羡鸳鸯不羡仙。直至今日，我还是认为这是请七姐的歌中最感动我的。“唱七姐”的风俗早已经消失了，但我还是经常忆起元姑唱的这首歌。此时写下这歌词，我仿佛回到了那童年的木楼，年轻的元姑，她的歌声为什么有一种深切的悲凉？我不知道。她现在已经慢慢老去了。当年唱七姐时跟在她身后的那个小孩子，也在开始老去了。

3. 招魂竹

宅子外边的场坝上，细密的青草，暗红的女儿花，草汁的气息如此浓郁，女儿花，染红了女童指尖的指甲红，已然黯淡。上好的枞膏，哔哔啾啾地燃烧着，火苗，忽高忽低，时明时暗，巫者的表情，在咒语中时隐时现，渐渐地与枞膏的火光融为一体。阴阳卦，在湿气升腾的黑色泥地上跳动，打开，合上，合上，打开，阴阳卦与泥地



撞击的声音，沉闷得令人窒息……招魂竹插在米粒中，在枞膏的火光中沉静而忧郁，盛米的木器叫升子，分四个方格，指代着东南西北。在巫者令人沉闷的语调里，主家在屏声静气地等待。老二（这里指代的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唉……老二……唉，回家得了……回来喽……呼喊声与回应声在寨子里浮动，吃饭的人家也屏住了声，哪家的孩子又落魄了哟，然后是一家人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

主家的米升上，那棵招魂竹迎风摇动，枞膏的油顺着主家的指尖滴落到地上，阴阳卦打了好多遍了，此时静静地躺在泥地上，像旁边睡着的孩子，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沉沉地睡去了，额头上有着“避黑”的十字（地妹人家的一种祈愿，孩子受了惊，用锅烟在其额头上画上十字，避免惊吓），鼻息均匀。招魂竹上，来了一只小小的蜘蛛，它从米升的边缘爬上来，行动迟缓，似乎还有点东张西望。它是相当微小的，但它的行走还是惊动了全神贯注的巫者，巫者指了指这个微乎其微的生命，开始微诵咒语。小蜘蛛似乎受到了惊吓，从招魂竹的顶端跌了下来，随即吐出了丝，细得几乎不能看见，但还是可以感知得到。小蜘蛛跌落时似乎是倒栽下来的，但随后就是一小点一小点地下来了，最后，准确地落在了巫者的跟前，似乎是怔住了，停顿了一会儿，慢慢地消失在草丛里，主家急切地将一升米用手帕包好，灶间，热腾腾的鸡肉在锅里翻动，白汤滚沸，只等这米来煮饭了。

招魂竹叫水竹，这种竹在地妹人家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的，生产队那阵子从外地引种的楠竹虽然以其体型大而在地妹人家的宅前屋后高耸挺拔，但其实用处也仅是做晒席、竹椅什么的，家中用具，诸如格筛、细筛、火笼、竹篓，篾匠们通常选水竹来做，它的篾细软而有韧性，令篾匠们感觉舒畅，弯、折、绕、缠，水竹的篾条让他们得心应手。

招魂竹通常长在水边，在招魂竹密集的地方，要么是水井，要么是水塘，或是湿地，在偏离水源的地方，竹子在这里一般长势不好。看竹的颜色就知道。水边的竹子竹形大，颜色青翠得像是要流出水来，新伐下来的竹根部以上几节，确实是有水的，伐竹人渴了即可解渴，我也是喝过的，竹节之中的水甘冽而醇和，盛夏之时，令人心怡气爽。而长在远水地势的竹，细小如筷，表皮鹅黄，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也就只能做成扫帚打扫庭院了。

地妹的竹不少，苦竹，狗竹，桂竹，黑竹，毛竹，绵竹……为何选水竹作为招魂之用？这个疑问多年萦绕在我心头。大约也与水相关。地妹的每个孩子的幼年时代，大约都会有生命来自于水的原始认知，有这个概念时，我大约四五岁或是五六岁？已然模糊。婶家的弟哪来的嘛？幼稚的孩子问。婶从井里挑来的，孩子的母亲摸着孩子的头说。那我也是从水井里来的喽，孩子又问。当然的喽，母亲认真地说。这样的答问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这是地妹人朴素的生命意识。在地妹，水是受到尊重的。大年初一，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井是一定要祭的。许多孩子曾拜水井为脐母，我的脐母是冲柏的那口大井，幼时每年六月十九母亲都要带我去拜祭这口大井。一个脐字，相当贴切，生命之源起，就是这般的剪脐之痛。而魂灵从水之涓而